

陳寅恪文集之二

金明館叢稿初編



陳寅恪文集之二

金明館叢稿初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寅恪文集之二

金明館叢稿初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群眾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1.5 插頁 4 字數 249,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統一書號：10186·206 定價：(七)1.40元

出版說明

陳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西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到美國和德國鑽研梵文，歸國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嶺南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他學識淵博，精通我國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宗教學等，通曉多種文字，尤精於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著述尤為精湛，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早為國內外學術界所推重。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脫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的嚴肅認真、實事求是態度，却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別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

出版說明

二

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四月



香港·年〇四九一 陳寅恪
(明失未尙目雙時)

卓思妙想，希蹤古賢，博識宏文，
嘉惠來學。名山事業，流水人琴。
寅恪先生文集傳世

一九七九年三月俞平伯敬題

自序

此舊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後，亦不論其內容性質，但隨手便利，略加補正，寫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

一九六三年歲次癸卯陳寅恪識於廣州金明館

目錄

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 一

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 四一

述東晉王導之功業 四八

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 六九

崔浩與寇謙之 一〇七

支愨度學說考 一四一

桃花源記旁證 一六八

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一八〇

書魏書蕭衍傳後 二〇六

讀哀江南賦 二〇九

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二二七

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三三七

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 二六四

李太白氏族之疑問	二七七
書唐才子傳康洽傳後	二八一
論韓愈	二八五
讀東城老父傳	二九八
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	三〇七
四聲三問	三三八
從史實論切韻	三四三

附記

此編之校補，承黃董、胡守爲、周連寬諸先生相助，得以告成，特附記於此，以表謝意。

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

一、引言

東晉孫恩之亂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舊史紀之已詳，且爲世人所習知者也。若通計先後三百餘年間之史實，自後漢順帝之時，迄於北魏太武劉宋文帝之世，凡天師道與政治社會有關者，如漢末黃巾米賊之起原，西晉趙王倫之廢立，東晉孫恩之作亂，北魏太武之崇道，劉宋二凶之弑逆，以及東西晉、南北朝人士所以奉道之故等，悉用濱海地域一貫之觀念以爲解釋者，則尙未之見。故不自量，鈎索綜合，成此短篇。或能補前人之所未逮，而爲讀國史者別進一新解歟？

二、黃巾米賊之起原

自戰國騶衍傳大九州之說，至秦始皇、漢武帝時方士迂怪之論，據太史公書所載（始皇本紀封禪書孟子荀卿列傳等），皆出於燕、齊之域。蓋濱海之地應早有海上交通，受外來之影響。以其不易證明，姑置不論。但神仙學說之起原及其道術之傳授，必與此濱海地域有連，則無可疑者。故漢末黃巾之亂亦不能與此區域無關係。

後漢書陸拾下襄楷傳略云：

襄楷字公矩，平原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德。」復上書曰：「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初，順帝時，琅邪（琅邪當今地詳見於下第七章）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章懷太子注以地名有三曲陽，而定此曲陽爲東海之曲陽。其說云：

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而于吉、宮崇并琅邪人，蓋東海曲陽（在今江蘇省東海縣西南）是也。（凡篇中古代郡邑之名其約略相當現今何地悉附注於本文之下，以便參考。但以在海濱地域，而又與本篇主旨之說明有關者爲限。）

二國志吳書壹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略云：

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

案，江表傳所言與時代不合，雖未可盡信，而天師道起自東方，傳於吳會，似爲史實，亦不盡誣妄。是

于吉、宮崇皆海濱區域之人，而張角之道術亦傳自海濱，顯與之有關也。

又據三國志魏書捌張魯傳及後漢書壹佰伍劉焉傳等，張道陵順帝時始居蜀，本為沛國豐（今江蘇省豐縣）人。其生與宮崇同時，（宋濂翰苑別集卷六漢天師世家敘云：「道陵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殊不足信。故不依以為說。）豐沛又距東海不遠，其道術淵源來自東，而不自西，亦可想見。此後漢之黃巾米賊之起原有關於海濱區域者也。

三、趙王倫之廢立

西晉八王之亂，其中心人物為趙王倫。趙王倫之謀主為孫秀，大將為張林。林、秀二人晉書皆無專傳。其事蹟悉見於晉書伍玖趙王倫傳中。以予考之，秀固確為天師道之信徒，林亦疑與之同教者也。三國志魏書捌張燕傳表注引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

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據此，張林為黃巾同類黑山之苗裔，其家世傳統信仰當與黃巾相近。晉書壹佰孫恩傳云：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以「世奉五斗米道」之語推之，秀自當與恩同奉一教。匪獨孫秀、張林為五斗米道中人，即趙王倫亦奉天師道者。茲遂寫晉書本傳及其他史料中有關事實，略附以說明。

晉書伍玖趙王倫傳云：

趙王倫，宣帝第九子也。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

世說新語賢媛篇注引傅暢晉諸公贊曰：

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

又仇隙篇注引王隱晉書曰：

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晉書伍伍潘岳傳云：「父茝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使。岳數蹴踢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案，琅邪爲于吉、宮崇之本土，實天師道之發源地。倫始封琅邪，而又曾之國。則感受環境風習之傳染，自不足異。孫秀爲琅邪土著，其信奉天師道由於地域關係，更不待言。

又晉書趙王倫傳云：

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

又云：

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指趙王倫），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

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

案，陶弘景真誥壹陸闡幽微第二謂晉宣帝爲西明公賓友，則在天師道諸鬼官中位置頗高。其所以立別廟於北芒山者，殆以鬼道儀軌祀之，不同於太廟祖宗之常祭也。三國志吳書壹孫堅傳云：「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自稱黃天太平。」魏書捌張魯傳注引典略言：「張角（後漢書陸伍劉焉傳注引典略作張脩）爲太平道。」而宮崇所上于吉神書又名「太平清領書」，今倫拜道士爲將軍，以太平爲稱號。戰陣則乞靈於巫鬼。其行事如此，非天師道之信徒而何？

又云：

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

考晉書壹佰孫恩傳云：

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壅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

又云：

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恩遂遠進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晉書捌肆劉牢之傳云：

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洲。

夫郁洲爲孫恩棲泊之所。抱朴子內篇肆金丹篇云：

海中大島嶼，若徐州之鬱洲。（卽郁洲，在今江蘇省灌雲縣東北，昔爲島嶼，今已與大陸連接。）

又水經注卷拾淮水篇云：

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敍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

僊士石室也，乃往觀焉。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

據此，可知郁洲之地爲神仙居處，而適與于吉、宮崇之神書所出處至近。孫恩、盧循武力以水師爲主，所率徒黨必習於舟楫之海畔居民。其以投水爲登「仙堂」，自沉爲成「水仙」，皆海濱宗教之特徵。孫秀之「欲乘船東走入海」，卽後來其族孫敗則入海，返其舊巢之慣技。若明乎此，則知孫、盧之所以爲海嶼妖賊者，蓋有環境之薰習，家世之遺傳，決非一朝一夕偶然遭際所致。自來讀史者惜俱不知綜貫會通而言之也。

四、孫恩之亂

晉代天師道之傳播於世胄高門，本爲隱伏之勢力，若漸染及於皇族，則政治上立即發生鉅變。西晉

趙王倫之廢惠帝而自立，是其一例，前已證明。東晉孫恩之亂，其主因亦由於皇室中心人物早成天師教之信徒。茲略舉數證，並附以說明。

晉書叁貳孝武李太后傳云：

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及鄱陽長公主。

真誥捌甄命授第四（涵芬樓重印道藏本）云：

我按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寅恪案，後注云「凡云公者，皆簡文帝爲相王時也」。）試可種竹於內北字之外，使美者遊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祕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候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

靈草廕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詵詵）繁茂萌。重德必克昌。